

歐美經濟學說史

歐美國經濟學說史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出版

著者	基德 理特斯
譯者	陳漢平 于錫來
出版者	曾 獻 聲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六十號 神州國光社 電話一二三九八號
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電話三一〇九〇號
分售處	各省神州國光社 各大書局
實價	大洋一元

作者原序

在法國各大學中，經濟學說史一門在經濟學課程中所佔的地位，比任何國家都要重要。各大學的法學院，對於這門都特設有一講座；在博士試驗時，也有一篇關於經濟學說史的論文，有時還須提出特別的證明，證明應試者對於這門學科確有心得，才能取得這個學位。在沙波勒大學（Sorbonne），該校只有一個經濟學課程，而這個課程便是經濟學說史；最近在法國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情形也是一樣。

這樣對於學說史的注重似乎是太過了些，尤其是和經濟史這種課程比較起來；在法國各大學，便沒有一個經濟史的講座。有些人以為法國人是偏向於思想科學方面些，在此似乎得到了一個不幸的證據。至於其他國家便不然，他們却常是着重事實的研究而不着重思想。極端主張歷史方法者，尤其是唯物史觀的贊助者，他們看學說與理論體系只是事實的一種淡淡的反映。他們相信，只有事實是關係重要的；去研究私有財產的進化史，以及工資制度起源的問題，要比研究歷來關於財產權的爭論或是研究工資基金說等，還有意義。

以上兩種見解，雖說各有是處，都不無誇張過當。經濟環境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便是最抽象的經濟學家，他入手的材料，他推理之所據，都是由於事實的環境。學者所討論的問題，都是由於當時有某種現象產生；這些現象一時顯得十分重要，一時常又完全消失了。所以這些問題常是各時各地不同的。十九世紀初年英國的特殊經濟情形使得李嘉圖注意到地租的問題和紙幣發行的問題；而後來若是沒有機器的發展，沒有工業的盛興，沒有相隨而來的無產階級的產生，以及經濟恐慌的循環屢至，我們也便可以担保，無論西思蒙第和馬克思的學說，都不會有了。又如近年經濟學者的注意獨占的問題，也不是與當代托辣斯運動無關的。

但是，雖則承認上段這一切，我們又要注意：單是事實究竟不足以完全解釋一切學說的起源；社會科學如是，自然科學之類更不消說。思想雖不能離時間空間獨立，但是同環境同時代常產生相異的乃至相反的學說——例如塞伊的學說與西思蒙第的學說，巴師夏的學說與蒲魯東的學說，許捷·德利施 (Schulze-Delitsch) 的學說與馬克思的學說，瓦克 (Francis Walker) 的學說與亨利喬治的學說是。而且，在古諾 (Cournot) 的學說與其他數學派之間，我們能找出什麼相同的歷史環境？十九世紀後期界限效用說的發明，三四國同時成功，其理由又何在呢？

所以我們雖不宜非分要求經濟學說史地位的優越，我們現在却仍不以稍稍忽略經濟史為恥，而且

我們同樣自信將經濟學史特立爲經濟學的一門是對的。所以在本書中，除非某些經濟事實或制度是對於了解某一學說的興廢有必要，或是能幫助讀者了解何以某一學說在今日看來毫無可取而在當初却盛極一時，此外，我們便將不論到這些事實或制度了。何況有時事實與學說之相關聯，事實又只是學說之果，而非其因呢？古諾雖常言經濟學者對於經濟事實所發生的影響只是等於文法學者對於語言發展的影響，但是曼徹斯特派的學說與一八六〇年英法通商條約的關係，以及國家社會主義與近年勞動立法的關係，是不容忽視的。

要在本書中寫下一部經濟學說史，差不多是一種不可能的嘗試，我們現在也不敢說是已完成了這個工作。我們便只將一些最重要的學說作一極簡單的概述，也必至忽略了許多旁的學說，他們並不是比前者較不重要的。

但是第一，我們可將一些早期的經濟學者放過，而從十八世紀的後半期開始。不錯，經濟學的起源很早，但是經濟思想的巨流所謂『學派』的，却是從十九世紀初年的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二大學說才開始。而且，因爲這較早一段時期在有些書中已有詳細的論述，我們現在將他們略去也便沒有什麼要緊。例如關於古代的，我們已有愛斯披拉（Espinass）和蘇涵（Souchon）的著作；關於中古以及中古稍後以至十八世紀的，我們已有杜蒲瓦（Dubois）和蘭波（Rambaud）的著作；以外，還有亞施黎

(Ashley)。殷格蘭 (Ingram)，愛克脫·丹尼 (Hector Denis)，蒲朗特 (Brants)，和瓦薩 (Cossa) 等的著作。與這些早年的學說比較起來，近代的學說，却還較少爲人所注意。

第二，我們不僅要集中注意在某一時代，我們又還不得不限於某些地域。讀者會要覺得我們關於法國學者的寫得太多，這是因爲我們寫書時是以法國學生爲主要對象。每個作者都有自由關於他本國的事可以多寫些。而且這也是對的，因爲讀者一般總是歡喜多知道些他們已知道一點的事情。但是雖則如此略偏重於法國，英國和德國我們却没有忽略。便是其餘的國家，我們其勢只能從簡或偶然說到一些，我們也很注意不要大意了他們所有重要的貢獻，尤其是意大利和美國。

但是，雖則有了上面這兩層限制，這本書的範圍還是太廣。所以我們其勢不得不再限制我們的注意於極少數的人名和學說，這是想把他們弄得更清楚點。我們的用心不是想盡力寫成一本詳細的歷史，我們只是要把經濟學說史上某幾個重要時代的一些較重要的學說簡明地介紹了出來。

自然，這種選擇必然多少有幾分武斷，因爲我們很不容易指定某人是某一學說的代表者。這種困難在經濟學這種科學中尤爲顯著。許多經濟學者，彼此互不相知，常發表同一的主張，於是便很難判定他們誰比誰優先。但是我們雖不易判定誰的主張發明在先，我們却較易判定何時一種學說獲得一般的注意，或是被人接受爲真理。這便是我們選擇的標準。既然如此，於是像那些沒有被本書收入的名

字，他們的價值原應該放在前列的，我們相信他們便不會因為此暫時的埋沒而有何不利；因為對於這些前驅者，時代總是有偏見的。我們這種說法並不是特別樂觀，我們只須看最近許多探討故紙的工作，看他們矯正以前歷史家許多埋沒英雄的錯誤，便可知道。

不僅對於各個作者應有一番選擇，同樣對於各種學說也要經過一番去取。不過我們要注意：我們不能說經過這種去取所留的學說，或是在倫理價值上，或是在社會效用上，或是在科學的真理上，便要比那些不會取錄的學說高強。我們不同情於塞伊的意見，說錯誤的歷史毫無用處。我們毋寧贊同裴第雅的說法：『每個探求真理者都應當知道一些他前人的錯誤，他們也是相信他們是擴大了學術的領域的。』研究過去的錯誤，其結果只要是將來能夠幫助我們避免錯誤，便已很有意義。若能像赫爾伯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說法，每一種錯誤中間都有一些真理的種子，那更不消說了。而且，一人在沒有知道一種學說的歷史，沒有知道牠形成的由來以前，不能便說已經完全了解這種學說。接受一種真理只像天上掉下來似的，而不知道牠成功所經過的艱苦，便和不會費氣力而獲得一些黃金一樣，對於他仍是很少益處的。

還有一層，這本書主要的目的原是為學生而寫的，於是便不妨指示給他們某種學說在某些地方是很受批評的：或是在論理方面，或是在事實觀察方面。我們曾注意使這些批評限於極狹的範圍，一部

分是因為我們不願意使本書篇幅太多，一部分因為我們覺得，讀者所應知道的，不當是我們的意見，而當是這些經濟學者的意見。所以我們便不憚煩地常引出經濟學者自己的一些話來，讓他們自己替自己說話。

我們對於那些與今日一般所接受的經濟思想有直接間接關係的學說，特別把他們提了出來。換言之，本書便是依解答下列諸問題而成：今日所授經濟學的一些原則，誰構成之？他們始於何時？其與發現這些原則有密切關係的環境又如何？因為要解答這些問題，所以我們以為，如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如責任共同說運動，如無政府主義運動等，雖則只是涉及經濟學的邊際，然而或是有影響於經濟學說，或是有影響於經濟立法，或是有影響於一般的經濟思想，於是對於他們加以相當注意，也便不是毫無意義。所以本書若用牠最確切的名字，我們或不叫牠做：現代經濟學說之起源及其發展史。

這樣一本歷史的編制又是要費一番考慮的。有人覺得，既然是一本歷史，必須嚴格與年代的次序相適合，這便是說，或是依次將每一學說加以敘述，或是依各學派分成許多歷史。依第一個方法，因為某一時代發明衆多的原故，必至在一章中有學說太多的危險，這樣徒然給讀者以一紛亂的印象而無秩序。依第二個方法，便不能有一明顯的大綱，牠只是縷列一些專著，反而使人不能認識各種學說在各個時代的根本一致性。所以我們現在便想兼採二法之長而棄其短：我們現在將各種學說組織成為

一族，然後依其年次排列下來。所謂年次，不是說依其最初發現的年代，而是依其達到成熟的年代。每種學說在其發展的歷史上都有一個頂點，我們對於每種學說的專章敘述，便是依他們的頂點的先後爲順序。但是如遇有特殊的必要，我們仍不吝捨棄此年代的次序。

我們分做五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包括十八世紀的末年以及十九世紀的初年。牠大體是討論那些古典經濟學的奠基者：重農學派，亞丹斯密，塞伊，馬爾薩斯，和李嘉圖。後二人是所謂悲觀者，他們的悲涼的預言給前人光明的『自然秩序』掩上一層愁雲。

第二期包括十九世紀的前半期。此中包括一切反對或是懷疑前人所立原則的一些學者。本編共分西思蒙第，聖西蒙，聯合社會主義者，李士特，蒲魯東五章。

第三期包括十九世紀的中世，述自由主義學派的興起。他們繼承古典學派的系統，雖有不少的讓步，却能從此應付一些反對者的攻擊。這派的基本學說，湊巧是在英法兩國同時構成的（自然形式各有不同）：一本書是約翰穆勒的經濟學原理，一本書是巴師夏的經濟學和論。

第四期包括十九世紀的後半期。一切不同意於前一期的自由主義的人，此時發展成四個方向：歷史學派主張採用歸納的方法，國家社會主義者主張採用一種新的社會政策，馬克思主義從經濟學的科學的基礎上施以攻擊，基督教社會主義便在倫理意義方面加以指責。

第五期包括十九世紀的末年以及二十世紀的初年。第五編所謂『近年的學說』包含一些已爲我們所熟知的學說，但是其中有些在現在新的環境中似乎已經改變過了。此中唯樂主義的理論和近年地租的學說可說是古典經濟學的一種修正，責任共同說可說是想跨過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鴻溝的一種企圖，而無政府主義便可說是一種狂熱的自由主義。

上述這種順次相繼，又千萬不可誤會前一期的學說便爲後一期所消滅，或是吞併在後期學說裏面了。例如十九世紀中間歷史學派的興起便恰和自由主義學派的得勢以及樂觀主義的復活同時；而奧國學派的新自由主義的發達，又和國家干涉主義以及集產主義的興盛同時，此中關係，便可明瞭。

但是我們從這個學說進化的程序中，無疑地却可以看出一種波狀的起伏。我們看：古典的經濟學說最初籠罩一切，其次讓位於多少帶些社會主義色彩的學說，後來重又穿上新裝登台了。我們不必認這種現象只是和議會政治政黨的一起一落一樣。經濟學說的交替起伏的理由，由於學說本身性質者少，而由於公意的嗜好者多，公意是和天風一樣地多變的。

不過學說和理論體系他們自身又有一種生機，牠是完全與時尚的變遷無關的。經濟學說史的變化（和其他思想史一樣）最好是看作一種生存競爭的過程。有時，相異的學說似乎是互相妥協平分此學術的王國。有時，他們却又是互相衝突，十分激烈而有力。有時，在這生存競爭中有的學說便失敗而

歸於消滅。但是有時，相反的理論又彼此調和，消失了原來的敵意，而成功一種新的綜合了。所以，我們常看見一些學說某時彷彿完全死去了似的，一時忽又勃然興盛，乃至比從前更有生氣。

(中略)

本書，就一般的編製與修正而論，雖是作者二人合作的結果，但是各編各章的寫作，却是二人分開担任。從本書的目錄，便可看出我們的分工。

作者又不相信二人合著一本學說史必須對於書中每一問題都抱絕對同一的見解，尤其是像經濟學說史這類的著作。所以作者二人便各保留有全權，對於這一切問題各有獨立的判斷。因此書中對於某種學說或有不當的貶責或誇張，只能看作該文作者個人的意見而自負其責。

查理·基德

查理·理斯特

葉序

大學裏經濟學史一門課程，自我個人看來，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把牠來幫助學生了解現代經濟學。初學的人往往對於經濟學裏面的觀念都只有模糊的認識，就是最用功的學生，也不能徹底和精確地明了。這完全是因為他們不知道經濟學的沿革，不知道古今學說不同之點。我教經濟學史和經濟學的時候，常常有一種經驗；就是起初學生對於某個問題，無論經過任何的解釋，還是不明了，可是把從前的學說比較一下，他們就恍然大悟了。而且經濟學史還有一種好處，就是能啓發學者的心思，引人入勝。例如，我們初研究理嘉圖和馬克思的價值論，覺得他們真是言之有理，非常崇拜他們，大有嘆觀止矣的情形。但是到了讀明奧巴維克的書的時候，又覺得效用的確是價值的唯一制裁者。理嘉圖的理論，好像都完全靠不住。同時，我們的心思也就開展許多了。再到了研究馬先爾的價值論的時候，又覺得成本和效用對於價值的估定有同樣的力量，理嘉圖抹殺需求固然太偏，而明奧巴維克供給也是一樣的偏。我們這樣一比較，思想更發達得多了。最後到了讀凱塞爾的價格論的時候，纔明了從前的學說還是破碎不完，還是有叫我們修正的地方很多。我們到了這個時候纔真正豁然開朗了。所

以學生讀完經濟學史，不但對於經濟學可以明了，還可以啓發自己的思路。

可是現在國內外大學教經濟學史的方法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他們只讀了幾本經濟學史的課本。讀完了以後，他們固然知道經濟學的沿革，同時對於現代經濟學也就有了相當認識。但是對於每個經濟學者的思想，還只是一知半解，不能窺其全豹。因為他們沒有從頭至尾去讀前人的著作。現在大學經濟學系畢業生沒有人不知道李嘉圖，馬克思，巴維克，馬先爾，但是問他們有沒有把這許多人的著作，逐字逐句讀過，恐怕沒有人敢說了。我們對於一個著作家的著作沒有仔細讀過，對於他的學說固然絕對不能澈底地了解，而對於他的治學方法也就完全不知道了。我們讀一個名人的書，有時候對於他的思想還可以不必認真而對於他的治學方法則非十分留意不可。讀名著的真正目的也就在此。換句話說，經濟學史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叫學生對於從前有名經濟學者的思想和治學方法都要有系統的了解。他們經過這種訓練以後，將來自己纔可以獨立去作研究功夫。若僅僅知道經濟學的沿革，還只是一種初步工作而已。

不過要大學學生都把所有在經濟學史裏面所講過的學者的著作仔細讀過，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其實，並不是個個在經濟學史裏面有地位的人的著作，都值得我們詳細的探討。一種折衷辦法是選每一學派的代表者的最重要的著作叫學生詳細解讀。如能如此，也就很夠了。我從前主持中央大學經濟

學系的時候，只選理嘉圖，馬克思，維搜，馬先爾和凱塞爾的書作經濟學名著，也就是這個原故。

基德和理士特的經濟學史，也不過是一種課本。不過在課本之中總算是很好的了。我相信他們對於各家學說的陳述，都很誠實。讀了這本書的人，對於經濟學史的沿革總可以明白了解。但是我們要進一步研究經濟學，還應該再選幾種重要的經濟名著下一番深刻工夫。否則，只是一知半解而已。

我的朋友陳漢平和于錫來二君譯完了基德和理士特的經濟學史，來請我作序。我想這本書的價值，人人都知道，也不需要我介紹。我轉懇二君把我的教授經濟學史和經濟學的經驗約略地寫在上面，請國內經濟學者指教。

廿年十月廿二日葉元龍於南京國立中央大學。

譯者序

基德與理士特合著的經濟學說史，其英譯本現在國內各大學採用爲教本者頗多，牠的價值已用不着我們仔細介紹了。大略說來，牠的好處是在扼要而有系統，牠介紹一家學說，總能將牠的系統及要點說出來，再加以比較與批評，讀去自然覺得是披經導竅了。文字的流暢猶其餘事。不過，有時牠這樣夾敘夾議地寫去，却也有一點弊病，便是讀者一不小心，便會不知那裏是敘之所止，那裏是議之所始，而自己的見解也不免有跟着人家走而不自覺的危險。不過幸而作者的見解大致都很平正，所以此種危險也還不很大。若是在讀這本書之先對於經濟學有相當的研究，讀時再能細心不急躁，那便更好了。

近來有許多學者主張經濟學有兩方面：一是敘述的方面，一是評價的方面。敘述在說明客觀的事實，只求其真，事實的合理與否，暫不置論。評價則對於此種事實（制度），須問其合理不合理，經濟不經濟，公平不公平；其不合理，不經濟，不公平者，則建議改之。當然，這兩方面不是沒有關係的，事實的真象愈明，評價的判斷愈確，改革的建議愈精。單有敘述而沒有評價不足以盡經濟學者的

職責；沒有敘述的研究而遽作評議也容易失之皮毛。但是在第一步敘述之時，我們却不妨暫不論其價值，而在評價者方面，却也不妨承認學說以先能說明事實爲要。這種態度是很正常的。我們讀經濟學說史，便覺得從來正統派與社會主義學者之爭，以及其他一些爭議，許多只是由於把這兩方面混雜在一起弄不清楚。正統派有許多學說原是着意於說明事實的，但是在說明事實之後，他們便硬說這個事實是很好的，實在他們是跳了一間。反之，社會主義者反對這個制度，却硬要把一種理想社會的價值以度（雖則他們說在理想社會沒有價格的現象）來解釋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現象，所以結果他們也便弄得漏洞百出無以自圓其說了。我們讀經濟學史的人，覺得這種分別很應看得清楚。因之對於正統經濟學者的一些理論，其近於事實的，不妨接受以爲研究的基礎；而對於社會主義，也便不能因爲其價值論有欠確實便忽略其改革的建議。明乎此，而後知許多門戶之見都是無必要而徒然有害於經濟學的發展。這是我們讀此書後所得到的第一點意見。

再有一點，我們讀過經濟學史以後，又覺得經濟學既是一種社會科學，社會繼續演進，各種社會科學也便當是繼續進步，繼續補充修正的。這有兩層意義：（1）沒有一種學說是完全超脫舊有學說的影響的。牠只是以舊有學說爲基礎，從牠們更進一步，或是換一個新的觀點而已。儘管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其經濟的理論有許多是從李嘉圖以及聖西蒙等淵源而來的；蒲魯東的學說也是一樣。所以，學

者們入手便抱着成見堅信一家之言完全排除別家或舊有學說而不一置慮是不對的。我們必須考察其演化之迹，而後可知其正確的方向。(2)同樣，也就沒有一種學說可說是完滿無缺，已臻絕頂的。中國人的態度，以前是古人的總比今人的好，孔子的學說更是沒有錯。西洋人這點比中國人開明：他們沒有崇奉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說爲絕對的真理，也沒有崇奉亞丹斯密爲經濟學的教主（有心替資本主義辯護的又當別論）。馬克思主義者於此稍有點兩樣，他們以馬克思的各方面的學說都是天經地義，無可增益。然而便是如此，這種態度似乎也是傳到東方來更甚。在哲學方面或是鬥爭的策略方面，我們沒有什麼研究；但是在經濟學方面，這種態度我們是不敢贊同的。爲什麼前人是那麼聰明絕頂而後人便那麼不濟事？爲什麼『無產階級』經濟學者的工作便只是將那數十年來一成不變的剩餘勞動說反來覆去地演述呢？現代經濟不平等的制度是不是可有更圓滿更正確的解釋？一部分從社會觀點立論（這種觀點我們想來是很有道理的）的經濟學者，其所努力的只是這樣一種釋義工作，不能有何新意發揮，這不能不說是經濟學界的一種大不幸！

本書從英譯本重譯，翻譯是從民國十八年着手，前半部由漢平執筆，後半部由錫來執筆。初稿雖早經成就，然而因爲人事卒卒，整理校閱亦極費事，再加以遇了一些意外周折，荏苒二年，心殊自疚。現在雖說終能付印，以迄未經詳細校閱，錯誤處，希讀者正之！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一日譯者